糊涂妈妈弃婴获刑 幼子成事实孤儿

国家监护人"守护"国家的孩子"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顾承骁

"那边环境挺好的,衣服每天给他换,你放心。争取早点出来接他啊,孩子性格很开朗,也很乖……"得知儿子在临时照护场所得到照顾,年轻的犯罪嫌疑人玲玲 (化名) 几度哽咽, 轻轻地对检察官说: "谢谢你们。"

2020年9月18日,雨下得淅淅沥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检察官包莉娜、朱展麟以及两名民警将玲玲从松江拘留所带出,来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 江南院。为了防疫需要,犯罪嫌疑人穿上了一次性全身防护服。尽管被四名执法人员夹在中间,惹眼的黄色防护服以及与女警相连的手铐还是引来了旁人的纷纷侧目。 这次特别出所是为了给玲玲三岁的"黑户"儿子小宇(化名)补办出生证明,以帮助即将无人照料的男孩送养福利院。在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和产科护士的帮助下,出 生证明很快办妥,但对于这个将被判处刑期的母亲来说,心事只了了一半,儿子能不能得到良好照顾成了她最在意的事。

为此,检察官们早已做了准备。在这之前,他们带着食品、玩具等礼物来到小宇所在的临时照护场所,了解生活环境和孩子心理状况,并特意为玲玲录制了孩子的生 活视频。手机屏幕里,小宇活泼懂事,在检察官温柔地引导下,向即将长时间不在身边的妈妈告别。短短两分钟的视频让人动容,也让这名母亲流下五味杂陈的泪水。 这个孩子, 玲玲绝不想再辜负了, 如果时间倒退, 她也不会辜负另一个……

单身母亲突然分娩 树林深处弃子去

2020年2月,正值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 玲玲与小宇留在了松 江的暂住地。1991 年出生的玲玲 初中肄业没有工作,母子二人的日 常生活主要依靠河南老家的亲属支 持,而她与家人的联系也仅限于 此,就连有个三岁的儿子这件事也 只有妹妹一人知晓。更让人唏嘘的 是,稀里糊涂的玲玲甚至不能确切 说出小字的父亲是谁。而在 2019 年夏天,她又意外怀孕了。

为了照顾年幼的儿子,怀孕后 玲玲并不关注自己身体的异样,几 个月来她甚至没有去过一趟医院。 2020年2月15日清晨, 玲玲挺着 大肚子骑上电动车去超市采购生活 物品,回家途中,她突然感觉肚子 不适, 干是钻进路边的树林里想要

方便,而就在此时,她发现羊水破 了……一小时后, 玲玲独自艰难地 产下女婴,并做出了让她悔恨终生 的决定——弃子而去。

在后来的讯问中, 玲玲向案件 承办人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我用 地上的黑色外套把小孩遮了一下。 当时孩子哭了一会,声音不大,我 没敢看小孩。还是坐在原地休息了 一会,小孩哭了一会就没了声音。 又过了约一小时, 我感觉有点力气 了,就站起来走了。

玲玲离开现场时十分决绝,在 检察官面前她却哭着说:"我一眼都 没有看小孩,也不知道是男是女。

五天后,婴儿的尸体被路人意 外发现,民警根据相关线索敲开了

-张特殊出生证明 两套特制送养方案

至此,检察官对该案刑事部分 的审查暂告一段落, 但对玲玲儿子 的关护救助工作并未停歇。承办该 案伊始, 检察官就注意到母子二人 的现实生活状况。作为小宇实际上 的唯一抚养人, 玲玲的缺位无疑会 对孩子生活、心理造成极大影响, 因此,必须在办案同时尽早为小宇 找到合适的抚养人

小字虽然有血缘关系上的其他 亲属, 但玲玲与远在老家的亲属已 基本断绝来往,将孩子冒然送养并 非合适选择。又由于小字出生后没 有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没有上过户 口,在法律上属于身份不明,不符 合收养条件,因此也无法第一时间 送养社会福利机构。

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承办 人与民政、公安等部门积极沟通协 调,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 小字为受保障对象, 为他找到配备 专门护工的临时照护场所, 并抓紧 时间为小字补办出生证明,解决抚 养问题。与此同时,一封《异地协 作委托函》从松江区检察院发往玲 玲河南老家的民政局,请对方协助 解决小字的抚养问题。

2020年9月18日, 这张特殊 的出生证明成功开具,孩子的收养 难题步入正轨。在两地民政部门和 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 小字的落户 问题得以解决,并初步设定了两套 抚养方案。一是将小宇送养当地福 利院, 二是与玲玲的父亲或者其他 亲属沟通收养小宇。

2021年4月16日 星期五

一对一的昭顾和而亲的关怀无 疑对小宇的成长更为有利,因此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人员一直在 对玲玲的父亲做思想工作,并给予 最大的政策帮助,希望他能够亲自 或者出面寻找其他远亲抚养孩子。

但玲玲的家庭情况十分复杂, 她与父亲的关系也如同坚冰, 谁也 说不动这个已经抚养一个孙子的老 农再去抚养另一个从未见过的外 孙,他也无意委托其他亲属。为 此,抚养小宇的两套方案一直在并 行推进,大家都希望玲玲父亲的态 度能够软化,但在此之前不得不慎 重考虑孩子的生活问题。

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糊涂妈妈获刑5年

2020年4月,案件移送至松 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你有没有想过要这个孩子?" 最初怀孕的时候我是不想要的, 但是有事耽搁了,我听别人说超过 三个月后就不能打掉了。于是就随 便她在肚子里,从来没想过生下来

"生完孩子后你有没有向他人 求助或拨打 110?""都没有。 "为何不求助?"

"我害怕, 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那你怎么狠心扔下刚生下来

"我当时害怕。"

"害怕什么?""我回家看到我的 儿子就害怕,怕他没人带……"

玲玲对犯罪经过供认不讳,但 她始终都不肯透露女婴的生父信 息。整个过程中,她说的最多的-个词是"害怕",因为害怕,她将 新生儿弃之不顾,因为害怕,一个 小小的生命只存活了短短几十分 钟。经尸检报告证实, 女婴出生时 为活体, 死亡时为面部朝下的俯卧 姿势,因新生儿没有抬头、翻身的 能力,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 无法畅诵呼吸导致缺氧死亡。

检察官认为, 本案被害人是新生 儿,需完全依赖母 亲玲玲的照料才能 生存, 但犯罪嫌疑 人将她产下后,没 有履行任何必要的 昭料措施,仅用一

件衣服将婴儿稍许遮盖,待自己体 力恢复后更是径自离开, 且没有向 任何人进行求助。被害人所处的位 置是路边小树林深处, 无人工或自 然形成的路径,是一般人难以注意 的场所。独自在该处的婴儿难以得 到他人救助,结合上海2月的天 气、案发时间段上海严格的疫情防 控措施及被害人出生时的状态,死 亡是必然的结果。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依法办理 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2015) 的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希 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不履行必要 照料而导致被害人死亡,或者将生 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带至人迹罕至 的场所扔弃, 使被害人难以得到他 人救助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 刑事责任。

年人, 明知新生儿无野外独立生存 能力,仍然作出弃婴行为,放任被 害人的死亡结果,应当认定为故意 杀人罪。2020年9月,松江区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玲玲 提起公诉。一个月后, 她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5年。

母子二人再见一面 回家乡开启新生活



在检察官的陪同下, 小字与妈妈视频见面

松江检察院供图

时间来到 2021年, 牛年新春 的鞭炮声尚有回响, 松江区检察院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里传来了 好消息, 小字的抚养手续已经办理 齐全。3月初,已经四岁多的小宇 就可以去河南老家当地的福利院, 像其他适龄儿童一样进入幼儿园, 开启全新的生活。

今年3月2日,在小宇回河南 老家的前一天,检察官安排孩子和 正在服刑的母亲道别。当天下午1

点左右,检察官包莉娜来到临时照 护场所接小宇。年幼的孩子显然已 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对照顾他数 月的护工产生了极大依恋,说什么 也不肯去见妈妈。面对不停哭喊的 小男孩,包莉娜蹲下身子将他抱在 怀里,与护工一同安抚小宇,直至 他的情绪平复。

路上, 小宇一扫出门前的阴 霾,与检察官有说有笑,活泼可爱 的男孩让人欣慰。视频探监前, 检 察官特意嘱咐羁押场所民警让玲玲 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囚服,并将诫 具摘除,保持孩子心中认为的"妈 妈因为工作要离开一段时间"。

个小时的视频见面很顺利, 没有想象中的伤感告别,只有母子 之间的温情流露, 小宇依偎在检察 官和护工中间, 开心地向电脑屏幕 中的母亲分享近来的生活,展示新 学会的数数本领。视频见面期间, 母子两人向对方做了个比心的手 势,仿佛是一个四年后的约定。

3月3日早上7点,上海松江 开往河南某地的高铁准时发车,包 莉娜和同事以及两名民政工作人员 护送小宇踏上归途。虽然离开了妈 妈、护工奶奶,还有护士阿姨、志 愿者爸爸妈妈和其他爱心人士,但 懂事乖巧的小字没有哭闹。五个小 时车程转眼讨去, 当天 12 点左右, 一行人与小宇河南老家当地民政部 门工作人员会面, 交接完各项手续 后,检察官专门来到小宇的新生活 环境实地看了看,确保孩子能够生

一切安顿完毕,包莉娜最后抱 了抱小宇:"你放心,这里的叔叔 阿姨会好好照顾你的, 因为你也是 国家的孩子。"

后记

"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 更是别人的人生。"承办检察官 "未检工作是有温度的,不 但要关注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 护, 也要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 作为人口流入区域, 外地户籍服 刑人员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一

直是困扰案发地司法机关的难 题。松江区检察院未检部门在本 案中,联合区民政部门,通过与 户籍地检察、民政部门多次沟通 协调,寻找最适合小宇成长的抚 养方案,最终妥善安置小宇,也 为检察机关在今后此类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的安置保护上做出了有 益探索。2021年6月1日将要 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国 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原则 确定下来,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将 切实履行"国家监护人"职责, 维护广大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检察官与民政部门沟 通联系